

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

ZIRAN ZHI JI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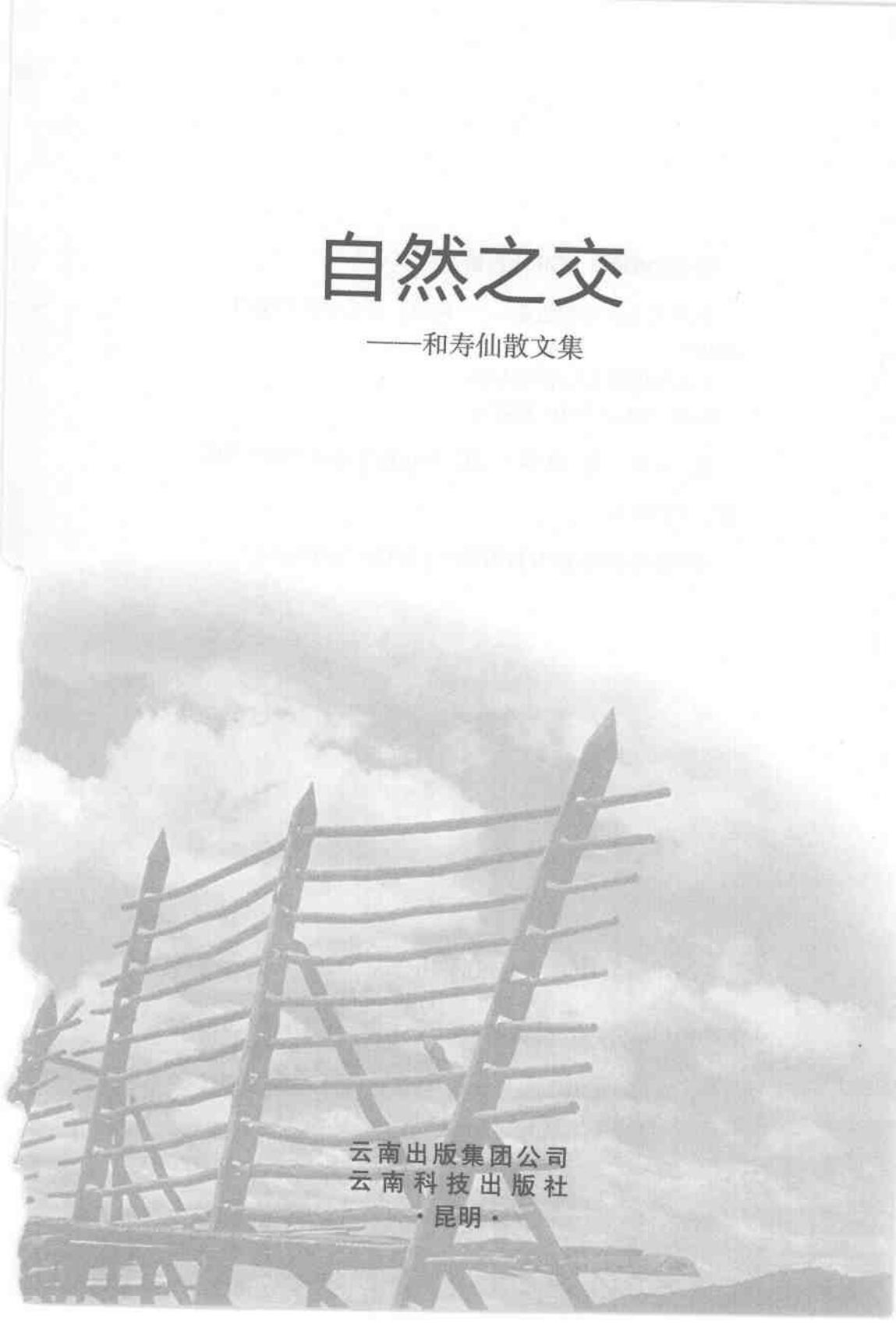
自然之教

和寿仙散文集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自然之交

——和寿仙散文集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 昆明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然之交 / 和寿仙著. —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10.8

(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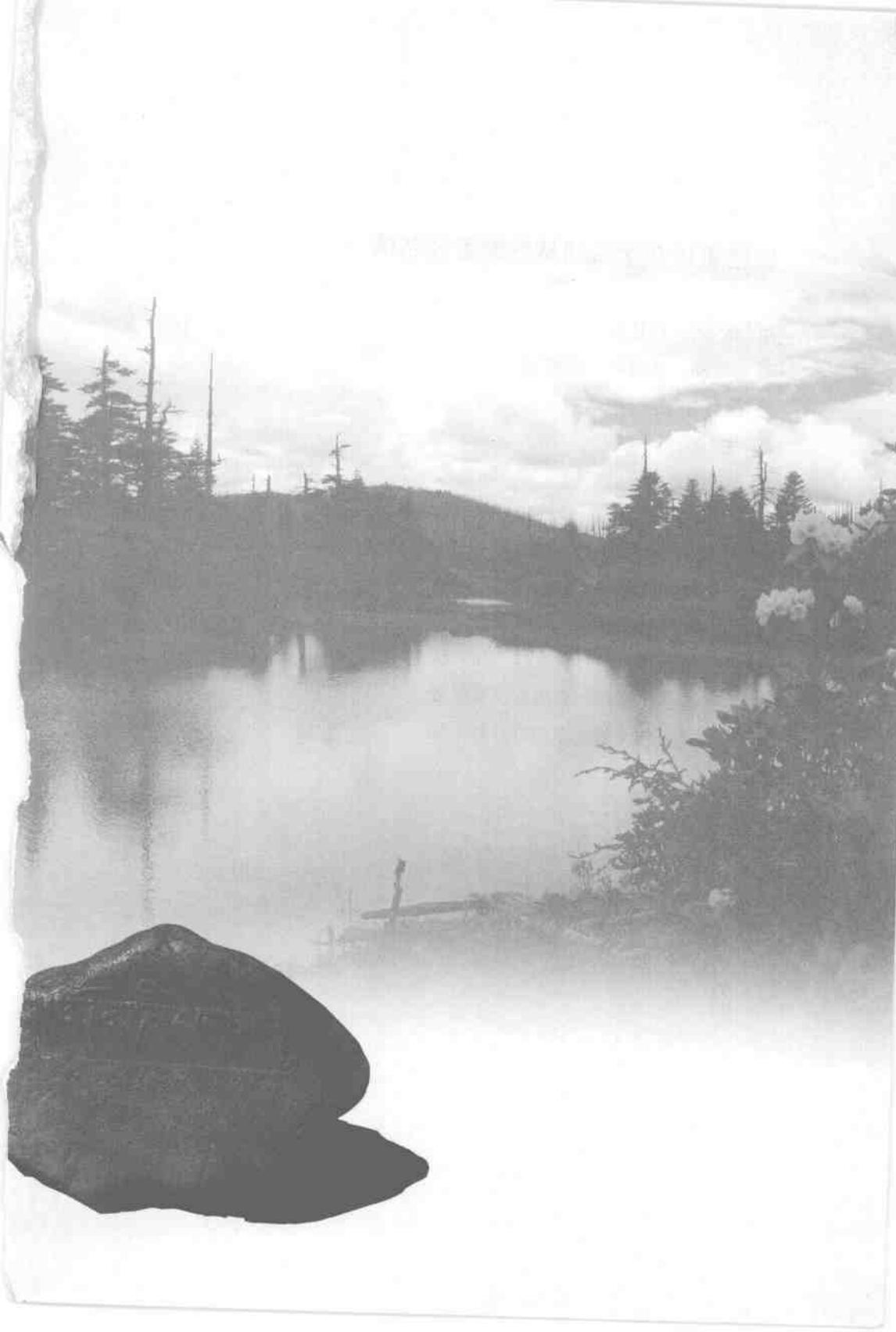
ISBN 978-7-5416-4147-3

I. ①自… II. ①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8476号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 650034)
云南雅丰三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970千字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277元(全10册)



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编委会名单

总 顾 问：齐扎拉

顾 问：黄政红 杨铭书

编 委 会 主 任：鲁永明

副 主 任：刘家训

编 委：阿 哇 白玉新 陈文光 李志宏 张德华 和大海
和蔚林 李益群 和 欣 和文华

主 编：李志宏

执行主编：和大海

副 主 编：张德华

编 辑：和文华 李益群 和 欣
编 务：和蔚林 高福英 韩星贵
校 对：和文华 李益群 和 欣

总 序

中共云南省委常委

齐扎拉

中共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

知悉《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很快就要和读者见面，我感到特别高兴，并借此向丛书的十位作者表示热烈祝贺！同时，也真诚感谢认真组织落实丛书出版工作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作家协会。因为这是迪庆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喜事，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时代意义，并将作为迪庆文学事业的又一标志性成果受到人们的积极关注。

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迪庆的不断发展和持续稳定，各民族群众的生活必将更加美好。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一定要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一定要把文学艺术工作当做有利于提升我州文化实力的一项关键事业来抓。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本土作家们过去一直都做着有益的工作，也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但是还不够，还需要再接再厉，还需要不断加强责任感、使命感。迪庆是以藏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聚居地，十多个民族在这块吉祥如意的土地上诗意地生活，和谐地共处，谱写着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新篇章。在这块充满希望和激情的土地上，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灿烂悠久的多元民族文化，有着大量独具特色魅力的自然风物和景观，有着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的鲜活实践，还有着热爱生活、能歌善舞、智慧勤劳的各民族兄弟姐妹。可以说，这些都是我们的本土作家们创作、讴歌、写出好作品的无尽素材，也是激发作家们写作灵感的源泉所在。因此，迪庆的作家们要深入实际，经常走到人民中间，回到乡土，去感悟生活，去体验时代的

变化，去触摸人们在社会变革中的不同心理感受和精神需要。同时，希望大家自信、自强，走出狭隘的自我天地，立足本土，大胆创作。我相信，只要自信、自强，就一定能够多出作品，写出佳作，为迪庆人民争光，为迪庆的文学事业增添光彩。

诚然，写作是一项艰苦的事业，但能够自觉投入其中的人是值得敬佩的。我们应该为迪庆拥有这样一个甘于为文学事业默默奋斗的作家团体而高兴。同时，我们也愿意尽可能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一些有利于他们成长的条件，因为他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期待的事业！

在第六届康巴艺术节暨迪庆州民族团结节将在迪庆开幕之际，《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的出版问世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它既是一份厚重的献礼，也是迪庆文学成果的一次展示。最后，祝愿迪庆的文学事业更加繁荣、昌盛！祝愿广大迪庆文学艺术工作者取得更大成绩！

2010年8月8日

目 录

DIRECTORY

江音回荡	001
明亮雨崩	005
来去峨眉	010
交结白水台	012
古城视线	015
相逢哈巴	019
过往天生桥	020
迷离富宁雨	022
希望的编织	025
自然之交	028
回归家园	031
那片叶叶	034
智者的视野	041
为一间长者的古屋调色	044
向过去的事物招手	046
你站在我一个人的境界里	052
红雨	054
相约深秋	055

自然之交 ■ ■ ■
ZIRAN ZHI JIAO

痴人说梦	056
生命丛林	058
雪线	059
雪迹	061
给你一夜雪	064
向春光弥漫而去	065
这样想象的爱情	067
拙引牧铃	068
咫尺天涯	071
来去拐杖声	074
新生命随笔	076
不能约定的杜鹃花	081
木栈道	084
乡愁	086
今春地面的第一缕阳光	089
闻笙起舞	094
江边那个女孩	099
正月十五在故乡 云里雾里望玉皇	103
也有这样的时候	105
给远方朋友	108
白话与三毛	110
月明四方	112
雪鸟迷途	114
月光如剑	122
巧于手法 荡气回肠	129
《格萨尔王》弦外音	136

江音回荡

在自以为心力交瘁的某段日子里，常常独自坐在江边的田埂上沉思。那时候，田野上的人都已收工，夕阳在江对岸的山头慢慢地往下沉，光线斜射到江面上，亮亮的却不耀眼。炊烟从绿树掩映的村落飘出，像雾一般弥漫过江面，和斜阳的光相渗透……一条江的气息飘飘忽忽，在柔和的氛围里像梦魂一般游弋于人心。

唢呐声隐隐地传来，婉转而陶醉。这时，迷而不暗的水雾竟像一个传说的背景。如泣如诉的调子把一方想象的空间定格在人生的各种礼仪仪式中，使欢乐和悲哀流淌着，不梗塞不浮躁。

唢呐声渐渐地淡下去，我现在置身的田园如此宁静，以至于过于细腻地体验到心曲的流动声。在有些惨淡的暮色里，一种朴实的田间小调从积淀已久的乡情中又响起来了，那不是江边汉家人的调子么，在淡泊中求浓厚，在阴影里见明朗。插秧时节，在泥水里劳作的人歌咏的不是单纯的生活里的乐趣。他们的歌声沉沉地落在几代人的心间，又轻轻地浮动了作乐生存的意念。岁月的梳理和乡野的飘散使曲韵流到我的心里有些淡漠，又有些难以言状的动人之处……

村舍间茂密的竹棚和枝叶浓绿的核桃树将黄昏的催促渲染得急迫。起身慢慢地走回去，从屋后的大树下面经过时，又看见那个已经杂草丛

生的祭天坛，仿佛祖辈远去而不消逝的灵息托物。抬头望天，朦胧中有无尽的空间。纳西族关于天神的神话扎根了几代人的心田，久之心园丰蕴而宽阔，纳西人因此在生活中辛劳而求索，爱的付出永恒而切近。爷爷的火塘永远亮着，奶奶的长衣衫和羊皮披肩永远温和地拥护着子孙。他们故世后，祭天习俗慢慢地被淡化，但有一种格调却愈久愈浓。心中的园林哪有萧条的趋势，时时耕耘和布局它。走进夜的深处，也能开启明亮的乐园之门。

入夜，梦见和儿时的伙伴划船顺江南下。江水并不平静，急浪推船，一群人欢呼雀跃。一个在岸边垂钓的人将我拉上岸，竟开怀大笑：

“慢点吧，又不是江流，急着奔向哪里？”他将我引到柳林中的村路上，走了很久。待望见一所旧瓦房时，他突然消失了。我进去，只觉得院落太幽深，我仿佛是掉落进去的，再也找不到出路。灶台上装着山野菜，一个似乎在这里生活了千年的老阿妈正在烧火，对我的到来并没作出任何反应。我的惶恐在火光中淡下去，在灶前安然坐下，心想：这就是我的归宿了。之后的日子，一天天上山下河，一年年操持家事，竟渐近老态龙钟……

从梦中醒来，窗外晨光明朗，我的行囊放在桌上，我不曾将归宿营造在千年不变的院落里！

一江秀水在初升的太阳照耀下清丽动人。我心高亮起来，在清风中扬帆前行。江流的前方该有风景让我品茗沉醉。

往前就是虎跳峡，那是江流的一首绝唱。

与山崖激烈冲突的流水狂啸腾跃，使谷底峰尖回荡千万年的澎湃激情。虎威凝巨石，惊涛击风浪。人入其境，作为一种脆弱的肉体，又承载着冲天的傲气，结局莫不是有些悲壮？然而心智的结晶最终也留下一些征服的痕迹，于是有了故事的刻写、情感的手笔，使崖壁也有了人的

灵气……跌宕起伏的江水之歌不知如何用人的语言进行诠释?是不是高昂处如雪峰,低沉处如谷底,欢快处如风,舒缓处如花?还有流动的内在定律,是不是天人互相赋予而得以永恒的深刻内涵?人的相互沟通不如江流自身所具备的想象时空那般自然而然。欲领略自然的心声,自然羡慕岩缝里长出的小草与江水气息的那般无形契合。



江流的绝唱——虎跳侠（杨学光 供图）

明亮雨崩

虽说是居住在高海拔的香格里拉，冬季里有雪风在旷野里回荡，但意念里真正纯净壮观的雪景，还是在某个相对遥远的地方。

那自然是一种明亮高远的境界。

去那里自然还要经历一个跋涉的过程和一番心境的历练。

大家都想去大自然的怀抱中畅快地呼吸，众志成城的气度，要去高处掂量掂量。行囊中的东西不少，但我想，卸了那些物件也不会轻松，因为肉身和人心，本已是一些沉甸甸的东西，能将之托载上山，已算一种历练。

所以我们走向雪山的脚步是带着一种超越自我的决心的。

这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德钦西当村下的澜沧江，似乎也流泻着闪烁着明亮的光泽。这是我们起步爬向雨崩的地方，人在山下的寺院里点起了酥油灯，这灯不仅是点给神佛的，还是照亮自己的心境的。身心明亮，置身的环境自然明亮，我们一路向上托起的希望就会活跃闪烁。

山势较陡，小路崎岖，然而处处密林，林间充满润泽之气。阳光一点点、一片片地在树枝上、在绿叶间撒播，就像航灯和指盘，又像活灵活现的生命运动，更像灵性的自然本质在驱动人间摆设的队伍。

常年蜗居，原来脚底板已僵硬滞涩，每一次抬起来踩下去，都要克

服一些平日里养成的娇气俗气。但鸟鸣啾啾中，松鼠窜动间，脚底幻空幻飞，顿生风采。

林间小径上，朝山转经的人络绎不绝，多背负着准备露宿风餐的简单家什。迎面而来的，都笑着打个简短的招呼，有身后急促而来的，便侧身让路。绛红色的脸庞上，透着一份明显的善良和宽容。衣衫包裹多陈旧且散发着一股浓浓的酥油香味，浑厚的乡音在遥遥路途中，被强烈的阳光、被清新的林风、被纯净的清溪给诗化了，朗朗地向四方传播。有一位年过70岁的藏族老阿妈，拄着拐杖在越来越陡的路上一步步往前，那架势不能说是挪移、不能说是蹒跚，那表情不能说是痛苦。许多年轻人的双腿已酸胀，脚底板已灼热，脸上身上已大汗淋漓，待要叫苦，却被老人家从容的姿势和慈祥的面容开解了。她说，她从拉萨来，已经走了12天了。她的目的地是哪里，不用解释，生存的历练对每一个人都是深刻的，只是藏家人在千古自然奇观面前，将短暂人生旅途中的喜怒哀乐交付给自然来解释，自然也将自身的神韵赋予其怀抱中的人类，于是天人合而为一。只要往雪山方向不停地走，只要往阳光最灿烂的顶峰仰望，就能够把一个人累积在心中的伤感和委曲然会踩在脚下。

密密的松树林已过，前面就是丫口，许多人在歇息。停下来一抬头，猛然发觉雪峰亮闪闪地出现在视野里。没有一丝云彩，完全是纯净的蓝天作背景，完全是光芒四射的太阳作点缀……出发前想像过在这种场景下的反应：作扑腾飞奔状，或大声呼喊……可眼前现状却宁静极了，是什么洗空了嘈杂的胸腔，是什么除去了张扬的情绪？

有人说累了也舒坦极了，在这里永远坐着发呆极好，一步不停地往前走也极好，反正，没有辩驳了，随缘吧，顺其自然吧。

进雨崩村还要下一个陡坡，坡上不长高大的树木，多半是灌木丛，路径弯曲但不险，一路下来，全身无遮挡地顶戴着阳光。因雪峰在视野

里，脚步轻快极了。到了坡脚，只觉一股湿润凉爽的气息直沁人心间，原来这里有一溪涧，显然是冰雪融化流淌而来。溪畔是浓浓的绿荫，水气清凉，草木含露，亮闪闪的阳光顶戴忽然间隐去，在清澈明快中，那口伶俐的人间气息呼吸起来。灵感调动，乐趣盎然，一群人面面相觑，这是到了雨崩人的家园了。

大山将雨崩村团团围住，这里并无任何便捷的交通工具，与外界的商业交易全靠人背马驮，马力就这样成为雪崩人生存中最主要的依托，特别在如今这种旅游业兴起的时代，村子上方屹立的皑皑雪峰和雪峰下的瀑布给他们带来了好的生计，雨崩人为此自然是倍感幸福的，这种幸福在他们沉默的举止中难以探问其程度，只有在夜晚来临时，在明月下的房前屋后，在此起彼伏的马铃声中听出一些意味来。

雨崩村就像是梅里雪山在其脚下铺设的人间场景，只有梅里雪山几十年如一日完整地倾听接纳了这里的一切动静，这里的淡淡人气也给予梅里雪山人间的想象，所以雪山和雨崩村之间流动的气息是和谐的，这种和谐在这样宁静的夜晚，是让月光给铺展着的，是让马铃声给弹奏着的。

漫步在并不开阔的村舍耕地间，心中似乎还有一些纷至沓来的烦恼往事今事，不由得低了头，闷闷地走。但那马铃声似乎是要点拨人的，久久地提示人这是顶戴了一路阳光和希望前来的暂时歇息地，别再沉溺凡间琐事。眼皮底下的人影极小，若套住了心境，就难以挣扎。

抬起头，循着铃声，发觉空间无限扩大。月圆如盘，洒下的光清冷冷的，明晃晃的，似乎连这小小的村落也变成月亮中的一部分，这铃声也可以代替汉人传说中嫦娥仙女的歌舞之乐了。但这月亮似乎还为更壮观的景致作衬托。本来就极具超凡风韵的梅里雪山缅茨姆峰面容在这朗月清辉映照下，比在太阳下更具一种神韵。四射的光芒变为内蕴的清纯，冷峻地超然于群峰之上，又慈祥地莅临于静谧的夜色中，使自然天

使的风骨穿透远途行者的梦境。

月夜的脚步是轻盈的，过去了又似乎没有逝去，但晨光一点点地亮起来，在阳光还没有迸射之前，雪峰沉浸在蓝天中，浑身已透足了光，那光亮摇摇欲发。人的词汇太匮乏了，载不动自然的声韵；人心的距离也太遥远了，贴近不了这种极致的堂皇明朗。

晨炊中，雨崩人的生计又忙活起来。客栈中旅人也纷纷起来。山野里的小径上，转经人已走在前面，正带着激动的表情向雨崩方向爬去。马铃声不像在月夜的此起彼伏，而是交汇轰响了，急促地想要召唤起生意。张罗间，阳光已向山野彻底地铺洒了，所有的事物都被照得暖洋洋的。晨露风霜变为若有若无的彩雾，游弋在视野里。歇息了一夜的旅人脚步又轻快起来，直向瀑布方向抬升而去。冰雪融化下来的河水在这里是更显得大方欢快了，显然还滋养了一些奇异高大的树木，这些树木即使古老得扑倒了，也要沉浸在河的浪花里，沉浸在阳光与它相契而成的灵气里。

雪峰在清晨摇摇欲发的光亮此时终于迸发，雪光阳光交相辉映，一方天边很快让光芒给冲刺了……从西当爬山至丫口处初睹雪峰之容不激动，此时雪景光芒更近，心底也是静静的，满装的陈年旧垢扔了，眼前不知自身有何分量，只知是不由自主前驱的生命物体。

雨崩瀑布已赫然映入眼帘，年迈的转经女人在前行走，拐杖点击坡路的声音本来是有些沉闷的，此时却明快起来，她眼里分明已打开了一种境界，旁人无法言喻。这传说中的神瀑并无强烈的倾泻之势，而是从高高的耸入蓝天的崖上丝丝缕缕地飘洒下来，在接近地面时形成水雾，水雾中一条祥和的彩虹出现，所有人都视此为吉兆，纷纷转至崖下，受其润泽。

阳光越来越强烈，这光热之韵与冰雪契合而成的瀑布也越来越生